

○何

申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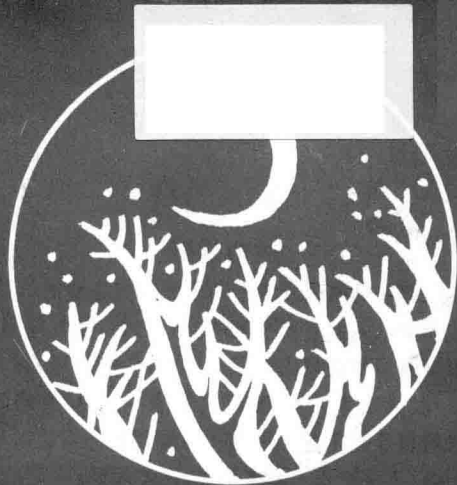
梨花湾的女人

LI HUA WAN DE NÜ REN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HUASHANWENYICHUBANSHE





梨花湾的女人

何 申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表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改革开放的大潮以人们意想不到的猛烈之势,极其深刻地冲击着生活在艰难而不屈的黄土地上的人们,他们面对如此迅猛而来的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,色彩斑斓的生活图景,有的为之激动,并拼力去追求那标志着中国又一历程开始的新生活;有的则感到手足无措,甚至平添了几多忧虑,几多迷惘。

梨花湾的女人们深知改革开放并非是男人们独闯的天地,靠着他们特有的敏感和机灵,照样可以成为弄潮儿,镇长郑金花就是她们当中的佼佼者。可是她在事业、家庭、爱情婚姻上,面临着比常人更多的挑战和压力,各种苦、辣、酸、甜,谁能体味……

作者紧紧抓住当前农村出现的新事物新矛盾,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,刻划了郑金香、李江、老仓、小白鞋等众多的县、乡镇、村干部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。作者以明快流畅的语言,生动风趣的细节,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中国农村的生活画卷。

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,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时代感。

梨花湾的女人

何 申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3.25 印张 329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,000 定价:8.80 元

ISBN7—80505—743—5/I·680

上卷

● 梨花湾的女人 ●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女 子

这是……一个女人，一个中国农村生活的女孩子。她，在开放的时代，在人们追求幸福和理想之外，以其特有的冲劲和勇气，在追求着新的价值。人们，我们面对如此一个世界，我们面对，我们面对，我们面对……

这是一个女人，一个中国农村生活的女孩子。她，在开放的时代，在人们追求幸福和理想之外，以其特有的冲劲和勇气，在追求着新的价值。人们，我们面对如此一个世界，我们面对，我们面对……

这是一个女人，一个中国农村生活的女孩子。她，在开放的时代，在人们追求幸福和理想之外，以其特有的冲劲和勇气，在追求着新的价值。人们，我们面对如此一个世界，我们面对，我们面对……

这是一个女人，一个中国农村生活的女孩子。她，在开放的时代，在人们追求幸福和理想之外，以其特有的冲劲和勇气，在追求着新的价值。人们，我们面对如此一个世界，我们面对，我们面对……

梨花湾的女人

作者：……

北京文艺出版社出版

北京文艺出版社印刷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一

老庄稼人望眼欲穿的春风终于悄悄地吹回燕北梨花湾。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的冬天过得好慢，也过得好累哟。这是咋回事？梨花湾上些年纪的老人蹲在墙根儿春日的阳光里说：谁叫你们恁美？美得大劲了，可不就累啦，活该！可旁人说：那好的年景！那热闹的交易会！但凡是活人能不跟着美吗！

这话也说得在理儿哟。头年的秋天，那叫啥收成？可沟筒子的粮食，你小子有劲就往家拉吧。那是牛年呢，牛马年好种田嘛！穿得花花绿绿的媳妇们说：俺给老的少的都买了现成的衣服，手里还有不少钱呢……腊月时，梨花湾的乡亲们手里攥着钱，开始琢磨去哪儿买年货。按习惯，要去的地方无非是临近的县城。是去辽宁的金阳？还是去内蒙的巴伦？还是到本县县城青远？哼，哪儿都不近！咋看？这梨花湾地处三省交界，鸡鸣唤三省，泡尿撒四乡。这虽然有些夸张。但据有心人考察，说梨花湾这地方自打明朝时就是商贾会集的重镇。京剧《苏三起解》不是有台词说：去南京的没有了，只有去八沟喇嘛庙的了。这八沟就是青远县城，喇嘛庙则是内蒙的巴伦，这两地相隔数百里，是边塞通往中原的要道，而梨花湾正处于两地中间。按县志上记载，当初这里市井繁华，人流不息，五行八作，铺店相联。后来大概是连年征战，就萧条败落了。解放后又因

为行政区划一再变动，属过辽宁，也划过内蒙，最终又归于燕北，结果闹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，谁也没把她当香饽饽，谁也没向这投过资，故没见多大起色。人们想去买年货，又怵头挤班车，纷纷磨叨说：“干啥咱自己不能办个大集，把做买卖的都引来！”这议论传到镇里，梨花湾镇的代镇长郑金香就动了心。她虽然是女流，但很有魄力，和大家核计一阵，就想办个商品交易会。开始她还担心，人家能上这小地方来吗？不料话才说出去，八方纷纷响应，都看重梨花湾这块宝地。那些日子，梨花湾镇的所在地梨花湾村天天放鞭炮，日日有生意开张，饭馆、旅店、小商店呼啦啦从地里冒出来，待到临街的席棚扎起来，商品摆起来，人流涌过来，剧团马戏团录像队啊也都杀过来，一时间小镇闹个天翻地覆，把个青远县都震动了。到了旧历年根，交易会散了，郑金香琢磨这回总该消停了吧，不料已经活动起来的人心说啥也平静不下来了——穿着从交易会上买来的新潮服装的小青年，整天三一群俩一伙可街乱窜，喝酒，看录像，打台球，还他娘的偷东西，在交易会期间操办起生意的人们，会散了挣钱的心思反倒更急渴了，拉起的硬弓没法收，挣钱的街上没高邻，都豁出老命想法子搂；本来老实巴交的庄户人，或许是跟着热闹一场，开了眼，寻思着人生一世不能太亏了自己，也就舍得吃呀喝呀大造起来，造得一辈子省吃俭用的老庄稼人心疼得直嘬牙花子。梨花湾村村长老仓和郑金香说：

“这一冬天可好，吃了足有好几年的嚼咕^①，啥好日子经得起这么造？金香呀，你可得把住这个秤砣呀……”

把郑金香说得直上火。梨花湾村两大姓，郑家和郝家，老仓是金香本家的老叔。郑金香虽然代了镇长，毕竟才三十五岁，在镇里当头头儿有威风，在老仓面前还是小辈，所以，离开了镇政府大院，她得高看老仓一眼，对老仓的话，得认真思量思量。是啊，这离县城

① 嚼咕——好吃的东西。

一百五十里山路的小小梨花镇，在火火爆爆地热闹了这么一次以后，全镇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的路数是啥？这浮动起来的人心，咋才能稳定下来，踏踏实实地搞生产？这日趋混乱难以管理的街面，咋才能稳定呢？所以，面对老仓一脸的皱纹和一双含着忧虑目光的老眼，郑金香也犹豫了，说：

“春天种地……就好了……”

怎么说“就好了”呢？难道这一冬天折腾得不好？不好咋受表扬，而且税收和群众收入都增加？郑金香自己也说不清，她心里有些乱，如一团挺招人喜欢的麻线，却理不出个头绪，弄得她有些心烦。冬季，笨重的棉装常使她感到手脚很不利索，走得急了又容易出汗，街上哇哇作响的录音机常震得她脑袋发晕，因此，不知不觉的，她就和大多数庄稼人一样，盼望着大地回春，让梨花湾的芸芸众生分散到七沟八坡去，淹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。

现在，虎年的春天终天姗姗而来。

但只来了一阵阵裹着点潮气的风，却没有如油的春雨。梨花湾的人们又担心了，这虎年兴许要旱吧，不可能都像过去的牛年……

天刚亮，郑金香就爬起来。本来头天晚上她睡得很晚，在乡里开抗旱会开到十一点多钟，而且下午她还蹬了几十里的车子，检查各村的旱情。但她还是听到堂屋稍有一点声动就醒了。她穿上衣服，把窗帘拉开个缝儿，扭头看看二来和两个孩子还睡得那么香。按理说，她应该把二来和小柱小翠都叫起来，这是有惯例的，可不知怎的她就有些犹豫了，特别是看二来为小煤窑的事搞得那么疲倦，她就有些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了。

郑金香轻轻推推睡在身边的小柱，小柱激凌一下就醒了。六岁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，憨厚得令人喜爱。数年来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化，似乎已使小小的孩子对什么事情都有些不相信。往常，全家人一齐起来时，或者是小柱与小翠同时睡醒，金香只是给小翠穿衣，而从来不帮小柱。小柱对此已经习惯，他知道小翠是自己的妹妹，

而且这个妹妹是有爸爸的妹妹，自己虽然也管妹妹的爸爸叫爸爸，但爷爷奶奶早就偷偷地告诉说，自己的爸爸躺在村东大柏树下的黄土坟里，因此，他从来不指望在任何事上得到妹妹一样的待遇。

但今天例外了。

郑金香下地来到小柱面前，帮他穿衣。小柱没有料到妈妈那双手会触着自己的皮肤，所以开始还有些发痒和不习惯，他把身子向一旁躲着，指着小翠说：

“妈，你帮妹妹，我自己能穿。”

郑金香悄悄摆摆手，三五下把小柱穿齐整，就拉他到堂屋。堂屋里小柱奶奶在烧火，大概是春风中灶筒有些倒烟，小柱奶奶猫着腰吹灶火的柴，一股青烟卷出来，灶里的火又红了。郑金香忙上前：“娘，回来再做吧。”

小柱奶奶转身说：“还是先热上，待会儿二来起来就省事了。”

郑金香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这个懒鬼，应该叫他一块儿去。”

小柱奶奶忙摆手：“可不要了，连着去了三年了，也难为他了，人家现在是经理了，不能再去了。”

郑金香当着婆婆的面，不能软了话茬儿，说：“啥经理？别说是承包煤窑当个小经理，就是当了大官，也得讲情义！”

小柱奶奶指指西屋：“小声点，别吵醒了他，咱们走吧。”

郑金香有意不看西屋，她瞅着东屋问：“我爹怎么样？还喘不？”

小柱奶奶：“打了针，差多了。”

郑金香：“那好，我们去吧。”

小柱奶奶点点头，转身回东屋拎出一个小篮子，篮子里有一瓶二锅头，一方子肉，两样酥皮点心，还有一盒烟，一罗纸钱。这东西往外一拿，小柱奶奶的眼泪已经在眼窝里汪着了……

这实在是让郑金香又盼又怵头的日子。每年的清明，郑金香要去看她那早早离她而去的丈夫，也就是小柱的亲生父亲耿林生。那一年，新婚的郑金香才怀了小柱，林生就随部队上前线了。林生是

院校的学生，与金香是高中的同学。林生长得高高的，举止文静，穿上军装，实实在在的一表人材啊，十里八村，谁家不知老耿家的独子当了威风的军官。然而竟传来了晴天霹雳，林生一仗下来就为国捐躯了。那事实过了好长时间他们都不相信，总觉得有一天门响了，林生又迈着那有力的步子回家来。直到金香走了南边一趟，捧回了林生的遗物，老耿伯夫妇这才觉得一切都不能挽回了。村里按当地习惯给林生打了墓，实际是衣冠冢，一到清明，林生坟前的哭声似乎比任何一家都令人心碎……

今天又逢清明。

郑金香搀着婆婆朝村东走，小柱跑在前面。梨花湾村坐落在梨花河的西岸，因为梨花河已经多年无大水了，有些房屋便逐年建得靠近了河套。梨花河从内蒙古高原下来接近梨花湾时，是自西向东的，在离梨花湾四、五里地的地方，竟然随着山势转了个弯子，变成由北往南了，于是形成了一个胳膊肘子弯儿，梨花湾村就位于这个胳膊肘子里。而梨花河的河套则浩浩荡荡地向南铺展过去，下游六十里长河套两岸的地面，都属于梨花湾镇管辖。郑金香这一年多来常常为这片土地上的事吃不香睡不着。如今，她搀着婆婆向村东的老柏树下走，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全镇的旱情。

天阴着，但没有雨。老柏树下旧坟添新土，已有一缕缕青烟伴着如诉的哭声在令人压抑的空气中缓缓升起。小柱跑得很快，已经站在一座坟前，用小手拔坟上的枯草；小柱奶奶的脚步突然在加快，而且极力摆脱金香的搀扶。金香的心情变得沉痛起来，一时间，她觉得有些对不起林生，有些不好意思到林生的坟前了……

一辆自行车从镇政府那边蹬来，车上的人朝老柏树下望望，伸着脖子便喊：“郑镇长，郑镇长！”

郑金香转身瞅瞅，是镇里的办事员小葛。小葛是新招聘的，人很机灵，连续两年差几分就考上中专，后来一赌气不考了，被镇里招来在办公室做些杂事。小葛留着分头，长瓜脸，中上等个儿，穿着

时下镇里青年最喜欢的夹克衫，是银灰色的。小葛跳下车子，说：

“郑镇长，区里来电话了，县长和专员一会儿就到。”

郑金香一愣：

“不是说明天来吗？”

“改了，先到咱们这来。”

郑金香着急了。头一天她只所以跑了好几个村检查抗旱，就是因为地、县的领导要来。这倒不是她想应付领导的检查，实在是因为头年的收成太好了，大家思想上有些大意，以为今年年景即使比不上头年，也不能差得太多。况且，梨花镇原来是个乡，为了发展乡镇企业，费了好大劲才改成镇。改镇的时候，有关领导就说过，按条件你这不够镇的规模，考虑到三省交界处，和外省的镇好交往，照顾了你们，下一步你们得使劲，把财政收入搞上去。很显然，农业搞上去，那一点农林特产税是有限的，镇财政的日子要过好，至关重要的是把乡镇企业抓上去，如果有几个税利大户，肯定是另一番光景。基于这种思想，梨花镇政府的班子确实对企业想得多，对农业就抓得有点松。最近，听说有一位副专员抓农业特别狠，而且一个乡一个镇地察看农田水利建设，对一些忽视这项工作的乡镇领导给予了严厉的批评，这不能不引起郑金香的重视。全青远县四十个乡镇，哪一位或挨表扬或挨批评，很快就能传遍全县。作为代镇长，又是为数极少的女镇长，郑金香可不愿意在全县“露脸”。因此，她必须有些准备。

小柱奶奶知道有人找金香肯定是有要紧事，忙说：

“金香，你有事快去吧……”

郑金香说：

“我想给林生烧了纸再去。”

小柱奶奶摇摇头：

“不用，有我和小柱烧就行了，你走吧，人家等着呢！”

大概是小柱奶奶看人家小葛在一旁等着，心里过意不去，话便

说得直来直去。郑金香则听得有了另一番感觉……她心想，也许婆婆要在坟前跟儿子说些什么，自己在场人家说着可能还不方便，与其这样，真不如借这个机会回避一下。于是，金香叫过小柱，说：

“你要听奶奶的话，别乱跑。”

又对小柱奶奶说：

“那我先去镇里一趟，回头再来。”

小柱奶奶点着头，身子已朝林生的坟走去，而且不再看金香。金香朝那一片隆起的黄土望望，转身和小葛走了。这时候，春风里的一轮红日才刚刚从遥远的东大岭升起，红红的光辉把整个梨花湾映得色彩迷人。

二

梨花湾镇的所在地就是梨花湾村。论镇梨花湾镇在全县数不上前，可论村，梨花湾村在方圆数十里也算得上个较大的村了。这村从梨花河套往西，是一溜向上的小漫坡，二百多户人家，就摆在那里。受地势的限制，一条南北大道把村子分成两片，道两边则各有几条东西走向的土路，庄户人家的房子前后排着，于是房子便是坐北朝南的正房。村里的这条大道是柏油公路，在村北路分了叉，通往内蒙和辽宁。公路西边儿的村大家习惯称为上湾，东边儿则称下湾。镇政府大院在地势较高的上湾。上湾由于地势开阔，许多商店旅店都建在那里，属于梨花湾镇的繁华地带。

郑金香的家在下湾。从村东老柏树下过来，她只是随便朝自家院里看看，并没有进去，她想着快点到镇里安排一下。走出下湾，公路边有不少人在等车，无论是国营的班车还是个体客车，都在这有一站。结果，沿着公路，就新建了一批小饭铺和小旅店，郑金香才要上公路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姐。”

郑金香转身看，就乐了，原来是四妹金花。她们姐四个，金花最小，二十三岁，尚未成家。但她已经订了亲，对象是本村的郝玉明。玉明父母早亡，孤身一人，小伙子很诚实，在金花的撮动下，俩人开了个小食品店，想挣些钱再办婚事，对此，金香也同意。只是做生意

缺少资金，看见好货购不进来，让金香好替她们着急。见玉明和金花二人高高兴兴地在等班车，特别是金花眉上眼里都显示出心底的欢乐劲，金香就断定他俩准做成了好生意。金花跑到金香跟前，瞅瞅路边等车的人都朝这儿看，就拉金香过了公路，拣了个没人的地方站下，郝玉明也慢慢地跟过来。

郑金香心里还惦着镇里的事，忙问：“啥事？这么高兴？”

金花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有些发红，她悄悄对金香说：“姐，我俩要做一批大买卖，能挣一大笔钱呢！”

郑金香心里一惊：“啥大买卖？”

金花说：“要种地了，我们要买一批化肥，准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郑金香眨眨眼，她想起镇里为买化肥费了不少劲，眼下化肥正是抢手货，就犹豫了一下：

“化肥挺不好买，你们从哪弄的？”

金花指着郝玉明，小声说：

“从他三舅那，答应给我们八吨，正好两车，能挣好几百块钱呢，比卖烟酒可强多了。”

郑金香想起缺资金的事，问：

“你们贷着款了？”

金花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瞅着上湾信用社的红瓦房，说：“那个缺德的黄大鼻子，说啥也不给。也好，人家玉明三舅先给化肥，后要钱。姐，回头好好整整黄大鼻子……”

郑金香想说些什么，公路边上的人已经动起来，一辆红白相间的班车已经拐过弯，从北向南驶过来。郑金香刚要说这班车来得好早啊，金花喊了声：“姐，我们走啦！”和郝玉明飞快地跑到等待上车的人群中。转眼班车停下来，车下的人毫不客气地往车上挤，喊声不时传过来，郑金香不由地皱皱眉头。

“郑镇长，我们走吧。”

小葛很有点眼力价儿，知道自己啥时该上啥时不该上，这会儿

给金香提个醒，其实他不说金香也要走了。因为是早晨，临街的饭馆都开着门迎客，还有豆腐摊烧饼炉就摆在街两边。小葛看看饭馆说：

“郑镇长，我听说前些天来咱镇的水利局的，回去可不高兴呢。”

郑金香想起来，春节后来察看梨花河蓄水情况时，是有水利局的。“为啥不高兴呢？”

“嫌咱们招待不好，人家说，现在待客没有吃乡镇食堂的，都下饭馆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得多少钱？”

“接待得好，不吃亏，上面多给钱。”

“你小小年纪，从哪学来的？”

“我听王镇长说的……”

王副镇长王强是头年春天从县里派来挂职的，年龄比郑金香小不了几岁。王强能说会道，人又很机灵，说的办的一些事往往引起旁人的注意。关于要改变一下接待领导和客人的方法，王强已经跟郑金香说过好几回了，郑金香一直没有答应，梨花镇自打成立人民公社，上面来人都是吃食堂，至多是加一两个菜，少收些钱。这一年来的，外界接待方式变化了不少，郑金香有些舍不得，一顿饭吃百八十块，那还了得吗！

郑金香这么想着，脚下匆匆地走，眼看就要到镇政府大院了，前方路边围了不少人，人群中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手叉着腰在喊：

“想赖帐，没门！你们也不睁眼看看，老娘是干啥的？怕你们，有种你们动老娘一下，老娘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围观的人不但不劝架，反而起哄：“别兜着走，干脆别走，给你做个伴儿，省得你一个人睡凉炕。”

那妇人笑道：

“去你娘的，你瞅瞅他俩这个熊样儿，我能看上他们！穷鬼，快

走吧！”

这妇人是全镇人人知晓的有名的泼妇，绰号“小白鞋”。她本来日子也是很紧的，有点发傻的男人管不了她，就由着她东家串西家串，保个媒拉个纤。头年腊月她把临街的房子收拾收拾，起了个执照，开了个小旅馆，还起了个俏名，叫“客来喜”。后来就听说这小白鞋手黑，敢“宰”住店的人，比方给你加个菜呀，加床被呀，当时不说价钱，完事使劲要价，一些住店的就说这哪是客来喜，简直是“客人愁”。不用说，小白鞋今天是又“宰”了住店的。

两个穿得不整齐的外地人冲着围观的人群分辩：

“明明讲好的三块钱一宿，早晨起来要六块，说啥烧炕和褥子费，哪有住店不给烧炕的！”

小白鞋道：

“我们这儿就这习惯！”

住店人说：

“哼，这梨花镇，不是好人呆的地方！”

围观的人不爱听了：“你俩骂人，凭啥骂我们这地方，找揍啊！”

撸胳膊挽袖子，有两个平时和小白鞋好的浪荡汉子就要打架。郑金香本来不想管这闲事，但想起来已有好几拨外地人到镇里去告状，心里便恨小白鞋不依法经营，尽给政府添乱。又听人家外地人贬了整个梨花镇，心里更不是滋味儿，分开众人就挤进去。进去后，她说：

“别打架，看谁敢在这打架，给咱们梨花湾脸上抹黑！”

众人自然都认识郑金香，有的便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是郑镇长……”

小白鞋从她娘家论，还管金香叫妹子呢。小白鞋很快镇静下来，指着两个外地人说：

“大妹子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两个人不是好东西，住了店不想给钱！”

两个外地人也看出郑金香是个领导，凑上前说：

“我们是来买果树苗子的，好不容易凑的钱，她这么骗人，我们回去没法交待呀！”

的确是两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，其中一个人的眼里已经含着泪水。这一切，其实就是为了六块钱。这六块钱拿到梨花湾，若是在二三年前，人们还真把这个数儿当个钱，但自打头年秋后丰收，特别是经过这一冬天，人们都眼高了，咋着？一个老娘们儿弄筐梨到街上卖，一天下来也得弄个五六块的，这么一来，便有了一种瞧不起外乡人的情绪。郑金香不愿意梨花湾失去纯朴淳厚的本色，更不愿意梨花湾在外面落个坏名声，因此，她叹口气，瞅瞅小白鞋，说：

“我看，你还是把那钱还给人家。”

小白鞋前二年穿白球鞋，再往前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，现在赶时髦，从外地买来一双最便宜的白色旅游鞋。她跺着脚说：“大妹子，你……！”

郑金香严肃起来：“快还给人家！”

小白鞋两道眉毛翘起来：“我偏不！”

郑金香转身叫小葛：“你去把市场管理所的同志找来。”

小白鞋一下子就稀泥软蛋了。连忙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块钱的票子，扔在地上：“给，给，穷鬼，滚！”

然后瞪了郑金香一眼，转身进屋，把屋门摔得砰砰响。那两个外乡人捡起钱，一个说：“还差一块呢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快拉倒吧，没有人家，这钱也没有。”便要上前谢郑金香，不料金香已经走了。围观的有好心人，说：“你俩还不快走，呆在这干啥……”话里有话，那二位听明白了，嗖嗖地离开了。

梨花湾镇政府是一个红砖大院，里边前后两排瓦房，二十来间房子，跟全县其他乡镇一样，镇党委和镇政府全在此院内。老百姓也知道这里有党委，但习惯有事找政府，所以都叫镇政府大院。郑金香的办公室在前排，前排的其他房子是副镇长的办公室、镇政府